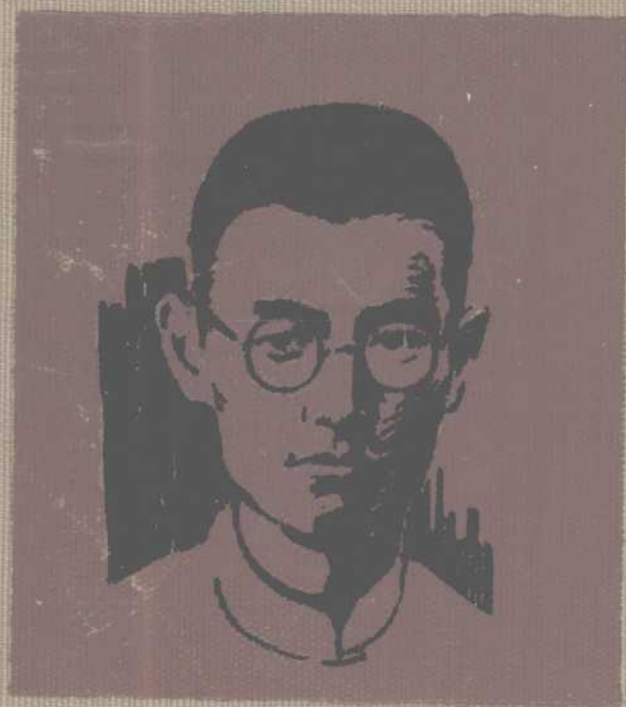


窗下·枕上·風中隨筆



葉永

名士雅品小集

窗下·枕上·风中

随 笔

章衣萍

東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:陈汉萍
装帧设计:宁成春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窗下·枕上·风中随笔/章衣萍著.

-北京:东方出版社,1994.4

(名士雅品小集书系)

ISBN 7-5060-0430-5

I. 窗...

II. 章...

III. 随笔-中国-现代-选集

IV. I 266

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)

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4 年 4 月第 1 版 199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64 印张 4.125

字数:96 千字 印数:1-5,000 册

定价:8.50 元

名士雅品小集书系

策划 方 鸣

主持 陈汉萍

监制 任宗英

第一辑

《爱眉小札》 (徐志摩)

《苦竹杂记》 (周作人)

《古槐梦遇》 (俞平伯)

《山窗小品》 (张恨水)

《闲 书》 (郁达夫)

《枕上·风中·窗下随笔》 (章依萍)

出版说明

本书是一册现代《世说新语》，辑录了章衣萍二、三十年代所写的随笔三种，及《古庙集》、《衣萍文存》中的精妙之作。章衣萍在二、三十年代是现代文坛颇为活跃的随笔作者，与文坛大家多有交往。他的随笔往往记叙生活中的偶尔所得和轶事趣闻。收入本书的是两辑散文：第一辑，《随笔三种》，收《枕上随笔》、《窗下随笔》、《风中随笔》，据1933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初版本排印；第二辑，为其三十年代文集中所选之作，计十余篇文章。此次出版，主要对初版本的排校错漏作了校正，对原文的写作年代作了统一，在必要之处加以注释。章衣萍的随笔小品，文字简练、俏皮，笔锋幽默、含蓄，虽寥寥数语，而人物情态宛然，神韵俱在，使读者在掩口一乐中，获得众多的人文掌故和历史消息。

目 录

第一辑

《枕上随笔》	3
《窗下随笔》	51
《风中随笔》	109

第二辑

胡适先生给我的印象	131
刘海粟先生	155
青年应该读什么书	159
中国的情歌	189
黛丝戴儿情诗抄	203
鲁彦走了	211

谈谈“文艺茶话”	217
悲哀的回忆	221
小别赠言	223
秋冬的信	225
寄曙天	241
我的自叙传略	247

第一辑

枕 上 随 笔

壁虎有毒，俗称五毒之一。但，我们的鲁迅先生，却说壁虎无毒。有一天，他对我说：“壁虎确无毒，有毒是人们冤枉它的。”后来，我把这话告诉孙伏园。伏园说：“鲁迅岂但替壁虎辩护而已，他住在绍兴会馆的时候，并且养过壁虎的。据说，将壁虎养在一个小盒里，天天拿东西去喂。”

十年前，胡适之先生的《哲学史大纲》上卷出版，寄了一册送给章太炎先生。封面上面写着“太炎先生教之”等字，因为用新式句读符号，所以“太炎”两字的边旁打了一根黑线。——人名符号——章先生拿书一看，大生其气，说：“胡

适之是什么东西！敢在我的名字旁边打黑线线。”后来，看到下面写着“胡适敬赠”，胡适两字的旁边也打了一根黑线。于是说：“罢了！这也算是抵消了！”

某年，某月，某日，在凡尔赛和会（？）中，各国代表轮流陈说本国政府的意见，于是，中国的代表顾维钧也站起来说，中国政府主张怎样。法国代表克里孟梭（Clemenceau）在旁边听了，冷然地说：“中国在那里？”

一个美国的科学家到德国去访相对论的发明者安斯坦（A·Einstein）。这位科学家与安斯坦从前并没有会面过的。他进了安斯坦的研究室。时安斯坦正服了衬衫匍匐地下，似乎正有所举动。这位美国的科学家以为安斯坦一定是在论的学理。那知道，安斯坦匍匐了一会，忽然向这位科学家说：“先生，你能帮助我找吗？我的一张钞票丢了！”

冰心女士在北京一个中学演讲。一个学生问冰心女士是什么派的文学。她说：有些近于法国的高蹈派。又一个学生问：女士从美国回来为什么不做文章了？她说：因为生活上没有什么刺激。

冰心女士的早年作品（我说是她现在没有作品），内容只有母亲和小弟弟。她早年的生活是“哑铃式”的。这哑铃的一端是学校，一端是家庭，中间是一条路。

杜里舒夫人到中国才三日，便演讲批评中国女子大学教育。

杜里舒夫人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讲演，一次的代价似乎是三十元或五十元。讲毕，她把得来的钞票放在手中一张一张地数，数毕，然后向翻译的瞿先生说：“你要不要分一半呢？”

“女子是铺盖，男子是牛。”樊先生这样说。停一会，又叹口气说：“我现在要做牛还没得做呢！”

“女子是鱼，男子是钓鱼的。鱼一钓上手，就可以放在刀板上任意的宰割了。”穆先生这样说。

“女人有两种：一种是老虎，一种是蛇。”S这样说。

大家都知道鲁迅先生打过叭儿狗，但他也和猪斗过的。有一次，鲁迅说：“在厦门，那里有一种树，叫做相思树，是到处生着的。有一天，我看见一只猪，在啖相思树的叶子。我觉得：相思树的叶子是不该给猪啖的，于是便和猪决斗。恰好这时候，一个同事的教员来了。他笑着问：‘哈哈，你怎么同猪决斗起来了？’我答：‘老兄，这话不便告诉你。’……”

想起柯君，柯君的父亲是一个守财奴，把整箱的银子埋在锅灶下面，柯君却是一个 Marx 的信徒。（他已经不在人间了罢？）几年前，他对我谈主义，我说：“你不用谈主义了，你还是回家把锅灶下掘一掘吧。”

鲁迅先生在上海街上走着，一个挑着担沿门剃头的人，望望鲁迅，说：“你剃头不剃头？”

我们乡间有个疯子，他的嘴里老唱着：“天上无我无日夜，地上无我无收成！”

一位女士，相信曾国藩的饭后千步的格言，于是，每餐后走一千步，一步也不少。这样走了三个月，把胃走得坠下来了，只得送到医院去。

某监察委员，有人去同他讨论什么事情，他总是这样说：“好的，好的，回头我想想看。”

胡适之先生在西山养病时，曾填《江城子》一词，程仰之抄以示余，词云：

翠微山下乱松鸣。

月凄清，

伴人行。

正是黄昏，

人影不分明。

几度半山回首望：

天那角，

一孤星。

时时高唱破昏暝，

一声声，

有谁听？

我自高歌，

我自遣哀情，

记得那回明月夜：

歌未歇，

有人迎。

余抄此词匿名与陶知行先生观之，并请其猜为何人所作。陶云：“此适之所作也。”余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陶云：“我自高歌，我自遣哀情，正是适之本色。”

胡适之先生在美留学时，壁上悬有英文格言：
If you can not speak loudly, keep your mouth shut.
“假如你喊得不响，不如闭着嘴吧。”

顾实先生在他的《中国文学史》上说：“文学者，文学也；文学史者，科学也。”

一个大学教授，因为旁人说他与女学生有恋爱，他气极了，到医院里把生殖器割去，因此，竟成跛足。

一个大学教授，在讲堂上喃喃地说：“我有两

个老婆：一个是乡下人，一个是城里人。城里人虽然漂亮些，但生儿子还是乡下人好。”

七年前，余在北京东城住公寓，有时甚穷，赖当衣为活，得钱辄与陈旭至东安市场买酒，曾作诗自嘲：

今日当衣裳，
明日当衣裳。
衣裳已当尽，
只剩一空箱。
有钱沽酒饮，
无钱还卖箱。
得钱十吊五，
招朋醉一场。

一个五岁的孩子，晚上，对他的父亲注视了一会，然后很神气地叫了一声：“爹爹！”停一会又说：“你今天还没有叫我呢？”